

车过儋州

九

这回真老了，六十几岁的苏东坡自儋州跨海归来，一路天气炎热，受苦受难。途中听说秦少游死了，又惊又痛，一下子就病倒了，病了好，好了病，反复几次。第二年夏天，又因中暑染上痢疾，征兆凶险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那日，病榻上的苏东坡对家人说，我一生没有作恶，死后不得坠入地狱，你们无须哭泣，让我坦然往生就好。死前三天，又给方外朋友作信，说死生无足道，唯为佛为道，为众生自重。病重时，和尚在耳边大声提醒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苏东坡诙谐依旧，气若游丝地答道：“西方不无，但个里着力不得！”身边一人凑近耳畔大声道：“更须着力！”苏东坡越发俏皮，回说：“着力即差！”

中年后的苏东坡，总是不着力，随缘随喜随遇而安。其文章诗词之好，也正好在不着力。艺之道，不着力不得入门，但着力即差，其中微妙，入了法门便知。

鸠摩罗什死前，让弟子诵读西域神咒，以为可以免死，还是躲不开大限。苏东坡更潇洒，大限将至，让家人给他沐浴，改穿朝衣，谈笑而化，胸无遗憾矣。时人作悼文说：道大难名，才高众忌。

从前多少年，道大难名，才高众忌。此后多少年，还是道大难名，才高众忌。众忌并不能让高才低了几分。苏东坡死后，吴越不少人在集市上相与而哭，几百个读书人去寺庙祭奠致哀。

苏东坡过世五年后，七十一岁的章惇也死了。心头的恨意想必早已随风而散了吧，放下毒蛇放下猛兽，让它们归往山林，毕竟早已不是桀骜惊虎的年轻人了。一辈子斤斤计较，一辈子追名逐利，到头来两手抓不走一根稻草。

苏东坡一生好名节，有大善，才意高广。他在元丰不容于元丰，人欲杀之；在元祐则虽与司马光诸人议论，亦不合群。苏辙最了解兄长，给亡兄作墓志铭说：“其于人，见善称之，如恐不及；见不善斥之，如恐不尽；见义勇于敢为，而不顾其害。用此数困于世，然终不以为恨。”苏东坡的人生体会，在群山之巅，超越了世俗名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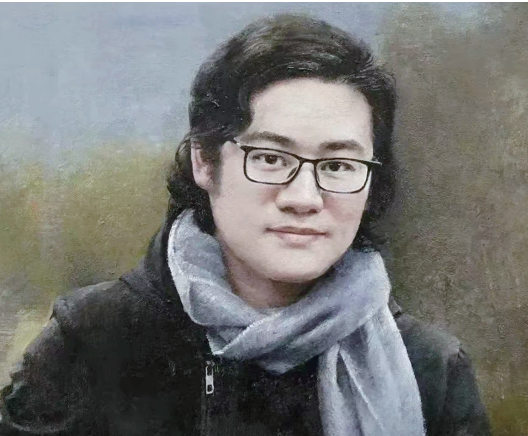
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，权倾天下是空，浪迹江湖也是空，不如将心性回归到一茶一饭的自适与一花一叶的自然。纸上相会，多少人视东坡为挚友为知己，不离不弃，人爱的是千古风流，人爱的是坦荡磊落，更爱那一肚子不合时宜，爱其生活禅。苏东坡是面镜子，很多人揽镜自顾，或羡慕或向往或敬仰，偶尔也略有心影的重叠。

时间倒流，还是仁宗皇帝当朝，那年十二月十九日，眉州眉山，始知读书才几年的苏洵，妻子又产下一子，年近而立的父亲给儿子取单名轼。轼，马车上前方的横木，取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。或许有天意。苏家的这个儿子，一辈子舟车劳顿，何止黄州惠州儋州，还有杭州、密州、齐州、徐州、湖州、常州、常州、定州、琼州、廉州。又曾以朝奉郎之职任五天登州知州。

说到登州，京剧演绎三家店故事，隋末，靠山王杨林因程咬金等聚义瓦岗寨，命差官罗周将秦叔宝捉至登州问罪。太阳渐渐西垂，夜宿三家店，思念亲朋，不胜愁闷，落难的将军一身凄凉苦楚，发出阵阵感叹，语调凄凉苍茫，唱道：

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，尊一声过往宾朋听从头。一不是响马并贼寇，二不是歹人把城偷。杨林与我来争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。舍不得大爷的恩情厚，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，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白了头。娘生儿连心肉，几行千里母担忧，儿想娘身难叩首，娘想儿来泪双流。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，叫一声解差把店投。

苏东坡并非秦叔宝，但人情近似，心情近似，亲情近似。多少回霜天凛冽、黑夜星稀，头顶一声声大雁孤嘶，多少回黄昏夕照、晨风冷露，苏家几口人走在流放途中，不知身在何处，前路漫漫，行经荒郊野岭，鸣虫乱叫，残阳也不忍久视，早早下了山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奖、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春从雪中来

徐 晟

雨水时节，本该是春雨绵绵，滋润大地的时节。但这个春天却有些与众不同，细雨纷纷变成了大雪纷飞。雪花像漫天的精灵，随风轻舞，覆盖了山川、河流和每一个角落。这雪下得如此之大，以至于覆盖了大地的生机，给人一种冬犹未尽的感觉。

这样的日子，适合围炉取暖。窗户上的冰花凝结出千姿百态的图案，如同宫中的屏风，引人遐想。屋内的火炉噼啪作响，伴随着人们的话语和笑声，仿佛冬日里一串串温暖的音符。

一声春雷，忽然在天空中炸响。它不是那种闷雷，是清脆而有力的一声响，仿佛在宣告春天的到来。这声响雷，打破了旷野的寂静，也打乱了雪花漫天飞舞的节奏。

人们被雷声惊醒，纷纷走出屋子，仰头望向天空。被雪覆盖的大地似乎也被这雷声所

震动，开始萌发出春的生机。小草从雪被下探出头来，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；树木抖落身上的积雪，宛如脱胎换骨；河面上的冰开始融化，流淌成一条春天的河……

人们开始忙碌起来，有的铲雪除冰，有的播种耕耘。田间地头，处处都是春天的气息。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，他们在雪后的田野里奔跑嬉戏，仿佛脚下踩着的就是整个春天。

细雨已不再是早春的独角戏，大雪和春雷加入了这场生命的交响曲。这样的早春，既充满了严寒与冰冷，又充满了生机与希望。每一个细微的生命都在努力地挣扎、生长，等待在春天盛开。

大地仿佛一个刚刚苏醒的巨人，虽然身体还有些许僵硬，但内心已经开始涌动起无尽



春耕图

梅子红

摄

◆信笔扬尘

泥土

马科平

风从遥远的东南方向吹来，挟持平原上大地的气息，弥漫，翻卷。冰冻僵硬的泥土，缓慢地苏醒，一片淡淡的、似有似无的雾气悠悠然升腾，泥土由外到里开始消融，通过裂变膨胀，变得酥酥绵绵，像一块新弹过的棉絮一样柔软。原先硬邦邦坚如铁块的土坷垃，眼下变得很酥松，踩上一脚或用锄头一击，立刻变得粉碎。

暖流从地深处有一股股涌上来，藏在泥洞沉睡一冬的青蛙惊醒了，悄然蛰伏的昆虫们也纷纷睁开眼睛，它们最先感知泥土的松动，地气的升温。它们揉揉惺忪的睡眼，伸伸胳膊踢踢腿，嗯，该去为春天做点儿什么了。更不必说那深深扎根泥土的麦苗，泥土里的草籽，它们早已为此春铆足了劲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便会将整个包裹在排山倒海的绿色里。

滋润的土地，如醉如痴，充满活力。随手

◆山川故园

老家戏楼

邓训晶

了，我会把很铁的小姐妹悄悄带进来看戏。

我们小镇上有一个民间川剧团，都是些川剧票友组成的，他们酷爱川剧。白天上班干活，晚上就在戏台子来排练。川剧的各种剧目，不管是折子戏还是一台整戏剧，他们都有。每到节假日，没有戏班子来演出时，他们就演。这个是不收费的，大家都可以看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小镇川剧团的演员都很厉害。他们差不多都是我们街上最漂亮，嗓子最好，最富有表演天赋的人。我们小院就人才济济，有演小生的胡大哥，演小姐的碧慧姐姐、演丫头的国清姐姐……每个角色都能找到恰当的人选，每个剧目都演得非常精彩，那时我们小镇的川剧团在全县都很有名气。

记忆最深的有出川戏，是洪水后母子失散，母亲为了找到儿子，沿河而下，一路打听。整整13年后，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恰遇儿子，母子相认，但母亲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看得泪眼婆娑，一直为他们母子遗憾。那个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我姐姐从小就长得很甜美乖巧，他们爱把她拉去，当小女童或是观音菩萨身旁的小仙女。

的热情与活力。春雷响起，便是他从冬眠中醒来准备大展身手的信号。大雪是他披上的战袍，这既是对严冬的挑战，也是对春天的敬意。

今年的早春，虽然来得有些与众不同，但却更显生机。无论是人还是自然，都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这种生命力是如此的美丽和强大，它让人相信：无论冬天有多么漫长，春天终会如期而至。

这个早春，有冰雪与寒冷，但更有雷声与生机，这是一幅动人的画卷，描绘着生命的力量与希望。在这画卷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，共同演绎着一曲早春的赞歌。无论是那破土而出的小草，还是那含苞待放的花朵；无论是那忙碌的人们，还是那欢快的孩子们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：春天已经来临！

香，让人精神振奋，充满希望。

田里陆续有人忙碌，这些传统的农人，牢记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古训，敦厚、朴实、勤劳、节俭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掘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自给自足，不愿意让外界扰乱生活秩序。有的正在给麦苗浇水灌溉，有的打药除草，有的拔草薅菜。田埂间有几个荷锄的农妇，看来在给油菜培土护根。她们小心翼翼地锄过每一粒泥土，小心翼翼地扶起每一株油菜苗的时候，泥土立即就显得整齐起来，干净的脸庞就生动起来。

万物靠泥土孕育，人类在泥土上繁衍生息。这些色泽暗淡、质地粗糙的泥土，平凡朴实，默默无闻，源源不断地将蕴藏于体内的养分默默奉献出来，植物们紧靠泥土，挺起胸膛，向天空伸展自己的身軀，世界因此变得欣欣向荣和五彩缤纷……

古代典籍庸医多

刘绍义

在古代许多笔记杂著中，有不少是记录庸医的，这里既有无才没医术的医生，也有有点小聪明但没有医德的医生。我之所以把没有医德的医生归纳到庸医之列，是因为无德的医生与无才的医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他们都是为了钱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都是草菅人命之徒。

洪迈的《夷坚志》中有一个叫陆阳的医生，给人治病时要酒要钱，没能如愿，便趁着醉酒给病人加大药量，在病人疼痛难忍时，他竟坐着小船走了，结果病人“颤悸坠地而死”。还有医生徐楼台，虽然是个专科医生，对治疗痈疔有一套，但此人见钱眼开，喜欢红包，如果不给，他就不问病人死活，恶搞病人。有个患者叫江舜明，背上长个疮，徐楼台一手用纸捻药插到疮口中，一手向人家索要钱财，江舜明不给，他就把纸捻子放疮口中不拔出来了，过了一夜，江舜明脓血喷涌而死。

当然，这种见利忘义之徒，害人也终将害己，最后下场都是非常惨的。常州有一个医学博士，对前来求医的病人，要钱索物，臭名远扬，疾恶如仇的知府李余庆常常训斥他，要他多积点医德。没想到这个医学博士不仅不知悔改，还怀恨在心，乘李余庆患病之机，“进利药而毒之”，使李余庆肚痛难忍，腹泻不已。后来李余庆知道是这个医学博士捣的鬼，病好后用棍棒把这个医学博士活活打死了。

如果说这些医生还有点本事的话，那下面几个医生就纯属愚蠢之辈了。

清代《冷庐医话·锡扬不辨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明代医家戴元礼听说有一个医生医术非常高明，就前去拜访。到了那里果见那个医生门前门庭若市，但听到这个医生追着一个刚刚取了药的患者大喊“临煎加锡一块”时，戴元礼就迷糊了，忙问医生为何加锡，这个医生骄傲地说：“此古方耳。”言下之意这是古代的药方，你怎么会懂。戴元礼一听明白了，原来这个所谓的“名医”把“锡”字和“汤”字弄混了，“锡”是一种有色金属，而古方中的“汤”是用糯米煎制的饴糖。这样的医生不把人治死才怪哩。

还有清代陈皋谥在《笑例》中写的一篇文章，说有一个医生在出诊时见到街头算卦的桌子上摆着一本《易经》，马上感叹道：“我当学卜，不应学医矣。”有人问其故，他又感叹道：“彼是《易经》，想必技法容易，哪似我们所学的《难经》，难上加难也。”这样望文生义的浅薄之医，哪会治好患者的病呢？这样的医生给人治起病来，也会像《红楼梦》中那个胡庸医一样，见给人家治流产后，只得卷包而逃。

人们对这样无德或者无才的医生自古都是非常痛恨的。还是在陆以湜的《冷庐医话》中，有一篇叫《医鉴》的文章，说是苏州有一个姓曹的医生非常势利，只看富人治穷人，常遭众人唾骂。有一天一个富家的女儿病了，让仆人去请这个曹医生。仆人就欺骗曹医生说富女已经出嫁并怀孕几个月，曹医生到了富家给人家闺女诊过脉后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恭喜恭喜，您家的千金是怀孕了。”富翁听了大为惊奇，次日，让自己的儿子躺在帐中又叫这个曹医生来诊脉，没想到曹医生诊脉后依然恭喜说是怀孕了，气得富翁的儿子边骂边刺去曹医生的胡子，然后用粉笔把曹医生的脸涂白，把他着着实实地羞辱了一番。从此曹医生再也没脸出来行医了。

对庸医的讽刺，古代的笑话中还有很多。明代冯梦龙的《笑府》中就有一篇《愿脚踢》的文章，一个担柴的樵夫碰到了一个出诊的医生，这个医生大怒，就要对樵夫施以老拳。樵夫见状连忙跪下：“请你用脚踢我吧。”围观的人不解，忙问其故，樵夫说：“经他手定是难活的。”庸医的丑态跃然纸上，这个讽刺也够辛辣的了。还有清代石成金的《笑得好》，一个庸医治死了人家一双儿女，只得把自己的一双儿女赔给人家，后来人家的妻子病了，他一听吓得大哭，忙对妻子说：“不好了，现在有人又看上你了。”还有一篇《墓志铭》，医生没有治死人家，却把自己治死了。无儿无女没有妻子的他只得由乡亲们给他树了一块墓碑，只见墓碑上这样写道：“贾某。少习武。及冠，进京赴武举。射死鼓手，被逐出。改行医，无求治者。偶有疾，自制一方服之，很可。”当医生的没有患者来看病就已经是很可悲的了，配第一剂药就把自己治死了，你说可笑不可笑。不过也好，省得他去再祸害别人。

